

收藏崖州布的“苦行僧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孙婧 图\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

500 多匹，在收藏

崖州布的路上，他感觉自己像一名苦行僧，很多人，包括家人也不理解他对崖州布的痴迷，在他看来，对崖州布与其说是收藏，倒不如说是抢救性保护。周长征，他把对崖州布所有的研究成果和心里话，都写进了论文《海南棉纺崖州布》中。他希望，通过自己的收集和研究，重新唤起人们对海南独有的崖州布的关注。

经过接触了解后，袁金华也欣赏周长征身上的“呆气”，“周长征这样的人，实干，能吃苦，喜欢一个东西，就愿意钻进去，又有文学功底，能够肩负得起对崖州布的研究，去寻找崖州布的出路，我认为他这方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”袁金华告诉迷茫的周长征，收藏要有自己的方向和专研的领域，现在在琼南地区，崖州布应该是最值得保护和研究的重大课题，你可以试试看。”

袁金华的一席话让周长征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收集崖州布的漫道。从发掘、收集一寸、一尺的各种崖州布开始，十多年下来，周长征收藏了500多

匹崖州布。品类有白棉布、染色棉布、花布、猪血布，质地有单布、双布、二春麻布、车子线布，颜色除了常见的蓝、黑之外，我们还看到了红白交织的花布，以及稀有的湖蓝色和淡紫色崖州布。“就算同是黑色、深蓝色布料，颜色也绝没有完全一样的。”周长征十分珍惜地介绍着自己的藏品说，因为手工染制过程中，水温、用量、浸泡时间、固色方式的不同都会影响最终染成的颜色，可以说每一匹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这些棉布多数是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老物，有的已经斑驳破损，但有的看起来甚至还崭新如初。除了棉布外，周长征还收集了织布的棉、麻原料和纺织工具。通过整理这些实物资料，他开始探索崖州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记忆，在考据史籍的基础上，增进了对崖州布的认识，并写出论文《海南棉纺崖州布》，介绍崖州布的来龙去脉，成为如今人们了解崖州布的不可多得的综述性资料。

深夜坟地里 找回珍贵崖州布衣

如今，已经没多少人掌握崖州布这项技术了，琼南地区仍然在世的织女垂垂老矣，虽有心而无力。随着她们的离世，那些旧衣老布多半压箱底，或是被后人处理掉。可以说，崖州布面临着绝迹的处境。周长征所做的收藏，几乎相当于文物抢救。

他曾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。1997年，周长征在乐东黄流镇上曾看到过一位90多岁的老阿婆，身穿民国样式的深蓝色棉衣。开始收藏崖州布后，他几经打听后得知，这是阿婆年轻时亲手纺织缝制的，是地道的崖州布制衣，内外两层棉布，中间夹一层棉花，用细密的针脚固定，结实又耐穿，多年下来不见褪色。周长征立即联系阿婆，希望可以买下她的这件衣服。不出意外，老人家不肯割爱，“自己缝的衣服，舍不得卖人。”这也是周长征在收集崖州布过程中常常听见的回答。

但不久之后，他听闻老人家去世的消息，当一下想，作为遗物，老人家的旧衣服可能会



周长征收藏的部分崖州布。

崖州民歌里 织女的千年哀怨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孙婧

70岁的三亚崖州民歌保护工作者张远来，从小听着家乡古老的摇篮曲长大，至今，崖城深处也还有老阿妈会唱给孩子听，歌词写着：我母生我七姐妹，个味担鱼个抱瓜，个味纺纱个织布，个味挑水个煮饭。

数千年来，农耕文明将小农业与传统手工业相结合，这样的经济模式下，家庭里男耕女织分工明确，妻子、女儿是纺织技艺的接班人，从早期自给自足，到根据社会需求生产出用作商品交易的更为精美的崖州布，古崖州地区的棉纺织业就这样繁荣发展着，最终从千千万万家庭织女中走出了一个黄道婆。

透过周长征收藏的500多崖州布匹看来，那每一条紧密交织的经纬线，每一个对称规整的花纹，每一个平滑干净的包边，都是旧时织女的心意。正是这些织女、绣娘们，创造了海南崖州棉纺织布传承数千年的灿烂文明。

透过这些古老的棉布，仿佛就能听到那家家户户“唧唧复唧唧”的机杼声，飞越了千年时光，响彻在古崖州的大地上。

然而这些以布为画、将精致与大气注入经纬线的女子，却并不是都带着愉悦的心情来创造美的。闭口不开颜、低头双泪垂，苦日又苦夜、难享福与禄，这是古崖州民歌《贫家织女怨》中反复描述的织女心情。

崖州民歌的韵律之美妙就在于，无论是高起低回，还是幽怨婉转，歌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对歌词的理解，即兴采用不同唱法。张远来用崖州话来演绎这曲《贫家织女怨》，能充分体现出贫家织女起落落的心情。

从通俗易懂的歌词可以想象得出，织女的一天，是从鸡鸣开始：醒来后略作收拾，织女就得手脚勤快地开始干活了，坐在织布机前，一边干活，织女一边就忍不住调侃，“又见到你这个老朋友了，我们日日夜夜相互陪伴，全家就数你跟我最亲。”

想到这里，织女的心一紧，因为家中贫苦，成日操劳，怪不了爹娘，只能怪自己命不好生错了家庭。“若是爹丰与母富，哪似依劳苦日夜”这样的想法起了个头后，织女的心情越来越低沉，听到庭前鹊叫，会想到了自己成日忙碌不出门交际，又是出身贫寒的宅女一枚，当然无缘鹊桥。“筐你都成双对，怨依命不与你同”眼看织布机的靠筐成双成对，又衬出了自己的形单影只，平白将青鲜的生命消耗在单调重复的织布工作中，等到红颜变作白发，也嫁不出去了。

至此，织女又忍不住怨怼织布机：“何时与你相分离？”但是不织爹娘又要骂。无可奈何，摆脱不得，织女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清醒地认识，发现内心的冤屈无处可诉、也无法可解。

所以织女也就越来越少开口抱怨了，但这担忧和自卑却是越来越深的。就算足够聪明伶俐，学会了单织、双织、浮花、绣花、横纹、斜纹的好手艺，织出了绫罗绸缎、华服喜被、鸳鸯绣帕、奇巧衣饰，那也是给人送做陪嫁，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看别人穿着自己织出的喜服成双成对，织女触景伤情“人穿好来有郎嫁，依织好来割断肠。”

《贫家织女怨》中描述的，让织女反复喟叹的原因，还是因为织布这个活计，耽误了青春、妨碍到姑娘嫁人。所以我们也就不再理解，黄道婆为何终生无儿无女，也许就像这首民歌里描写的那样，与贫家织女有同样的遭遇。

知道了这一层故事之后，我们再看那些华美精致的崖州布作品，更能够体会到经纬之中包含的，穿越千年的哀愁……



周长征收藏的用崖州布制作的衣物。